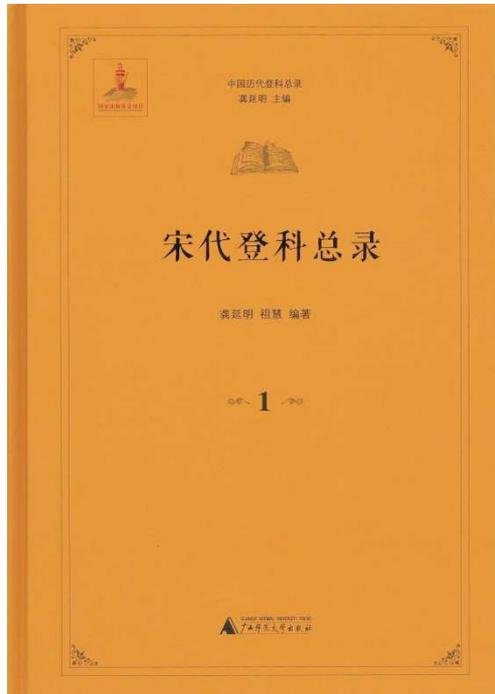


宋代登科總錄 1—14

(中國歷代登科總錄)



書籍番号 74237
(中國歷代登科總錄)
龔延明 祖慧編撰
2014年12月 B5 7826頁 (精裝)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¥ 79,000(本体)
ISBN 978-7-549562459
發售 株式會社 北九州中國書店
TEL/FAX 093-921-6570

《宋代登科總錄》，首次提供了一份兩宋118榜登科錄。雖然，由於兩宋科舉文獻在宋金戰火中散佚，已不可能完全復原宋代每一榜登科錄，但經過我們多年的努力，總共搜集了41040位登科人。可以說已恢復了三分之一的登科錄，重構了宋代四萬多進士的檔案。這是迄今為止，關於宋代登科人物最大的數據庫。

《中國歷代登科總錄（全5種）》

《中國歷代登科總錄》（以下簡稱《總錄》），根據現存文獻，收錄自隋至清1300年間科舉考試錄取的登科人，總人數將達 12 萬人左右，總字數將達3270萬字。《總錄》是迄今為止，國內外規模最大的關於中國古代人物的傳記資料。

- 一、《隋唐五代登科總錄》收進士等6,000人。
- 二、★《宋代登科總錄》已收錄進士近50,000人，
- 三、《遼西夏金元登科總錄》約收3000人
- 四、《明代登科總錄》收錄進士24,595人
- 五、《清代登科總錄》收錄進士26,849人，

【詳細↓↓】

《總錄》體例：凡從現存文獻中能輯錄到的登科人，按朝代、榜次順序，列其姓名，姓名下撰一小傳。小傳包括登科人字、號，籍貫，登科年，初授官，所歷官及終任官（或最高官），謚號。小傳之下，附書證。書證，寫明哪一朝作者、書名、卷次及與小傳有關的原著引文。書證盡量做到二、三條以上。例如：

【金幼孜】（明）名善，字幼孜，以字行。江西臨江府新淦縣人。治《春秋》。建文二年登進士二甲第四名。初授戶科給事中。仕至太子少保、禮部尚書、武英殿大學士。

《建文二年殿試登科錄》（台灣書局影印本）：“第二甲（共）三十七名 賜進士出身：金幼孜 貫江西臨江府新淦縣，民籍。縣學生，《春秋》。字幼孜，行三。年三十歲，五月初十日生。曾祖德明，祖仲卿，父守止，母羅氏。慈侍下。娶劉氏。弟幼學、幼孚、幼孝。江西鄉試第九名，會試第十三名。”按：殿試，金幼孜列二甲第四名進士。

（明）焦竑《獻征錄》卷一二《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傳》：“太子少保、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，江西新淦人，由進士擢給事中。”

《明史》卷一四七《金幼孜傳》：“金幼孜名善，以字行。新淦人。建文二年進士，授戶科人事中。成祖即位，改翰林檢討。……仁宗即位，……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。……洪熙元年，進禮部尚書兼大學士、學士如故。……明年卒。”

《總錄》曾在國內外國際學術會議上作過介紹，受到了海內外同行充分肯定和高度關注。那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項目呢？

首先，如果把整個中國科舉史研究比作一座大樓的話，那麼，《中國歷代登科總錄》就是這座大樓的堅實地基。自科舉制廢除一百多年以來，海外科舉研究論著，何止成千上萬。然而迄今為止，卻未能提供一份比較完整的歷代登科名錄及登科人的生平資料。連有多少人登科的“家底”都未摸清，中國科舉史研究能說是充分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嗎？顯然，《總錄》一旦完成與出版，必將為科舉史研究，提供最基礎的數據和資料，有了它，自隋唐至明清各朝代登科進士的總數及其花名冊，進士的生平傳記資料，進士的地理分佈，科舉與地域經濟，科舉與地方文化教育等等研究，就得以鋪開，它將為中國科舉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，具有填補空白的學術意義。

其次，《總錄》所做的每朝登科錄，都有書證，每條書證都出自第一手文獻資料，具有權威性。《總錄》所引的全部書證資料，是我們從上千種古代文獻中爬梳、整理、考辨出來的，都是第一手資料；而且要為每個登科人寫一小傳，12萬人要寫12萬個小傳。沒有堅韌不拔、甘坐冷板凳的毅力，是難以做到的。

再次，為我國古代文、史、哲研究開擴視野，提供較全面的自隋唐以下的中國古代文化精英的傳記資料，有助於推進文史哲專門史研究的深入。《總錄》收錄十二萬多的進士，每個進士都是經歷拼搏登上龍門的社會精英。在中國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等各個領域，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要了解和研究中國政治史、思想史、軍事史、教育史、文學史、社會史，他們都是繞不過去的人物。《總錄》所提供的進士出身的中國古代社會精英人物的傳記資料，大部分是新開發出來的資源，便於文、史、哲研究，工作者充分利用，從而推動人文社科各種專門史的深度發展。

第四，檢索功能。我們經常收到全國各地方志辦的諮詢電話，詢問該地有多少進士？或來查問某家譜中所列進士，是否可靠？等等諸和如此類的疑難問題。通過檢索《總錄》索引庫，可以找到相應回答。除此之外，社會各界，如果出於了解或研究之需，要查某個人物是否是進士，比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、宋代改革家王安石、明代愛國名臣於謙、原北大校長蔡元培等，是不是進士出身？同樣，我們只要通過檢查索《中國歷代登科總錄》索引庫，立即就顯示出來：

【白居易】字樂天，華州下邽人。貞元十六年（800）登進士甲科，元和元年（806）復登才識兼茂、明於體用科。歷翰林學士，杭州刺史、蘇州刺史，仕至太子少傅、刑部尚書。

【蔡元培】字子民，又字鶴卿。浙江紹興山陰縣人，光緒十九年（1892）中進士第二甲第三十四名，初授翰林院編修。歷任北京大學校長、中央研究院院長、監察院院長等職。（書證略）

檢索登科人，只是《總錄》索引庫的基本功能。此外，具有多種供各種研究需要的檢索功能。這對於我國古代人物研究、進士的地理分佈、科舉與區域文化、姓氏文化和方志的編寫都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。

一、《隋唐五代登科總錄》

隋朝，屬科舉制起源期，無固定榜次、科目，到底曾錄取過多少人，難以統計。目前為止，我們只能搜集到隋朝進士6人、秀才7人、明經5人。

唐代科舉已開始走向定型。據統計，唐代舉行過268榜，共錄取秀才、進士、明經、制舉等約10200人；五代舉行過47榜，約取進士等1500人。清徐松《登科記考》收錄了進士、明經、制科等2947人；北大孟二冬先生《登科記考補正》增補了1527人，共計收錄44676人。本課題《隋唐五代登科錄》在吸收此兩書成果基礎上，又往前推進了一步，約收錄6000餘人，已佔隋唐五代實際登科人數50%以上。此稿已基本完成書證輸錄，下一步是通稿、撰寫小傳。

二、《兩宋登科錄》

兩宋共舉行過118榜科舉試，據北大張希清教授統計，兩宋登科人數達到目的79210人，浙大何忠禮教授統計的數字與之相近。考慮此統計數字是依據不完全記載，諸科、特奏名數均有闕漏，加上非常規制科、詞科、童子科及武舉等等，實際登科人數當在十萬以上。我們已完成的《兩宋登科錄》，已收錄近50,000餘人，總字數在700萬字以上，台灣大學王德毅教授等學者編撰的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，所收錄宋人為二萬二千人，是目前為止宋代人物資料之集大成者，其中所收錄宋代登科人為6000餘人，僅為《兩宋登科錄》所收登科人的八分之一。可以說，本項目所收錄的兩宋登科人數是目前最多的。

三、《遼西夏金元登科錄》

遼代共舉行過55榜科舉考試，約錄取進士2338人，而據張博爾先生統計，為2211人，我們已收錄近700人。

西夏，實行科舉80年，由於資料缺乏，具體榜次未詳。

金，關於金代科舉榜次與錄取人數，學界分歧較大，據薛兆瑞、張博泉先生統計，一為6317人、一為6150人，兩者比較接近。（方國瑜先生認為有一萬餘人），薛兆瑞先生的《金代科舉》一書已考訂出1317人（還缺5000人），這是迄今為止創獲最多的成果。但他所考訂的名錄，雖有資料出處，但沒有書證，也沒有小傳，與我們項目體例不一致。金代登科錄，我們尚在進行中。

元代舉行過16次科舉考試，據元史專家陳高華統計，共錄取約1200人。元代16榜保存完整的原始登科錄僅有《元統元年進士錄》一種其他可資參考的資料有《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》，以及在日本發現的《三場文選》所載前八科會試、廷試進士名錄；以及錢大昕《元進士考》，然皆不完整，且有差錯。元代進士人數雖不多，但考訂難度很大，台灣蕭啟慶教授對元代諸榜進士進行了深入的考訂，我們期待著他的成果早日面世。

四、《明代登科錄》

眾所週知，明、清兩代有《明代進士題名碑錄》、《清代進士題名碑錄》等原始資料，以及近人朱保炯等編的《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》、房兆楹等《增校清進士題名碑錄》可作為研究基礎和參考。但本項目要求每一登科人須寫小傳（有字、號）和書證，這就必須利用原始《登科錄》與人物總集、碑傳等資料，工作量也非常大。

明代舉行過89榜科舉試，共取進士24595人（見龔延明 邱進春《明代進士總數考》，刊《浙江大學學報》2006年第三期）。

關於明、清兩代《登科錄》我們主要做二件事：

一是對《明清進士題名碑錄》進士補正。如洪武十八年一榜，《明代進士題名碑》缺179名進士，《明清進士題名錄索引》已補入124名（還需要進一步考訂）尚缺50名，我們已經補齊，對《碑錄》中等獎差錯需校訂。這一研究成果已反映在我的論文《明洪武十八年進士發覆》上，該文發表在《浙江大學學報》2007年第3期（《中國社會科學文摘》2007年第四期摘錄刊出、人大復印資料2007年《明清史》第七期全文轉載）

二是兩朝《進士題名碑錄》均無登科人字、號及仕歷並均無書證，我們需根據現存的原始《登科錄》、人物傳記資料及方志等完成此項工作。這方面的資料準備工作，盡可能做得充分，比如明代原始《登科錄》的收集。

據寧波天一閣駱兆平先生、寧波大學錢茂偉教授統計海內外現存《登科錄》有67種，如果加上不久前在山東發現的《登科錄》就達68種。新發現的《登科錄》我們已經復印，其餘67種《登科錄》，除一種《登科錄》尚未看到外，我們都已經有復印本、抄錄本以及看過，包括剛影印出版的寧波天一閣藏的《明代科舉錄》56種（售價5600元，我們已購買）。此外，我們利用了俞憲《皇明進士登科考》、張朝瑞《皇明貢舉考》、蕭彥《掖垣人鑑》、盛子鄴《類姓登科錄》、何出光《蘭台法鑑錄》，天一閣明刊本方志初編、續編中的大量明代進士人物資料。《明代登科錄》明代已完成輸錄、歸並、綜合工作，正進入撰寫小傳階段。總字在700萬字以上。我們有信心把《明代登科錄》撰編成為有最具權威性、較為完整的《登科錄》。

五、《清代登科錄》

清代舉行過112榜科舉試，其錄取人數眾說紛紜，如范金民先生說26815人、何炳棣先生說26747人、陳國生先生說26393人、吳建華說26847人等等。我們曾請兩位博士生李潤強（現為西北大學副教授）、毛驍陽（現為閩江學院教師）專門就清代進士人數進行考訂，李潤強統計結果為26848人、毛驍陽為26849人，這與吳建華先生26847人非常接近，均只相差一人，不管這樣，清代進士人數究竟多少，只有大同小異的分歧，二萬六千的大前提是相同的。

關於清代科舉文獻，原始《登科錄》雖不如明代多，但尚存一些殿試登科錄、小金榜以及會試錄、同年序齒錄、履歷便覽、進士題名錄。能搞到的，我們已設法盡量復印或抄錄。此外，我們認為420冊《清代朱卷集成》是一個進士題名的金礦，我們已組織兩屆博士生專門研究該書，寫出博士月論文，並將其中96冊會試、殿試朱卷中的進士傳記資料全部錄出並輸入電腦。此外，《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》、《清代碑傳集》、《廣清碑傳集》、《搢紳錄》、《職官錄》以及《清史稿》、《清史列傳》以及清代人物總集、筆記、方志等等資料，都充分加以利用。《清代登科錄》輸錄工作，目前正在進行中，尚未完成。

撰編《中國歷代登科總錄》的學術價值，是多方面的，主要有下列幾條：

- 1、為中國科舉史研究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礎。如果把整個中國科舉史研究比作一座大樓的話，那麼，《中國歷代登科總錄》就是這座大樓的堅實地基。自科舉制廢除一百零二年以來，海內外科舉研究論著，何止成千上萬！然而迄今為止，沒有撰編過一部斷代《登科錄》，研究中國科舉史一個多世紀了，《中國科舉史》已出版了好多部，科舉研究已形成了“科舉學”，成了一門顯學。可是，至今卻未能提供一份比較完整的歷代登科名錄及登科人的生平資料，也就是說，連有多少人登科的“家底”都未摸清，中國科舉史研究能說充分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嗎？顯然，《中國歷代登科總錄》的出版，為科舉史研究提供了最基礎的數據和資料，有了它，各朝代登科人數的變化，進士的地理分佈，科舉與地域經濟，科舉與地方文化教育等等研究，就得以鋪開，具有填補空白的學術意義。

- 2、為中國古代各種專門史（古代文學史、古代史、政治史、思想史、教育史等等）提供了進士出身的中國古代社會精英人物的傳記資料，無論對古文獻整理、古代人物小傳撰寫和研究，都有重要參考價值。